



北师大图 B24858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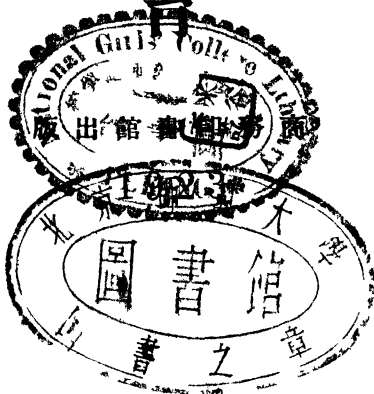
新時代叢書

第九種

兒童的教育

愛倫凱原著

沈澤民譯



中華書局三十四年四月十五日

兒童的教育

譯者序

兒童的世紀是瑞典女著作家愛倫凱 (Ellen Key) 的一部傑作，凡是研究婦女問題兒童問題的人，差不多全要讀一遍的。兒童的世紀第三章論兒童的教育，尤爲全書精采所在，Edward Bok (美國 Ladies Home Journal 主筆) 謂可爲「父母指迷津」凡有小孩子的人家都當備一本，所以他從英譯的兒童的世紀中抽出第三章別印爲單行本，題名爲兒童的教育。我們現在也仿照 Bok 的意旨，從兒童的世紀中譯出兒童的教育，以餉凡有兒童的父母及研究兒童教育者。

一九二三年三月譯者記

兒童的教育

瑞典愛倫凱著

沈澤民譯

多年以前，德國的大詩人哥德曾著作一部小說名少年維特之煩惱，在那部書裏，已經表示他明明白白的了解個性的和心理的教育底重要性了。他說明怎樣在兒童底性質裏面就藏着未來的意志之力，怎樣在兒童底條件過失中同時就包涵着可以生出善果的根苗。我要說，兒童底世紀已在他這種了解中露一線曙光了。他大聲疾呼道：『我常常在想起那人類之師表的耶穌底一句金言呵，他說，「假如你們不能像他們中的一個底時候！」可是現在，我的好友！我們把那些該認為我們底平等的人，該認為我們底模範者的小孩子，在當作下人般看待着呵；我們說，他們是不該自己發表示意的；那麼我們是否也不該發表呢？我們的特權在那裏難道因為我們

年紀大些，經驗多些，所以就可以混出主意麼？仁慈的上天！在你看來，不過有老幼之別罷咧，誰不是孩子呢？而況您不是已經差遣您底使者明白宣告過，小孩是您所更寵眷的人類麼？然而世人終是不可救藥的，他們知道敬他，却不知道聽他的話，——唉！他們照他們自己的樣子把小孩們模鑄了！（維特給他朋友威廉的信。）

他這一段是責備世人的話，但是我看正可以用來批評今日的一般教育者。他們開口閉口不離「進化」「個性」「自然的傾向」這等新名詞，自己說是很信仰的，可是實際上的行為完全和這些新名詞中所含的新理想相反。我們的新理想，實質上就是上面所說的哥德底思想，就是說兒童底條件過失不過是一個包藏着美德的根苗的硬殼。但是他們却繼續教育着，仿佛依舊相信人類是天然就下流的，生來就有罪的，那惡根性是可以羈禁，馴伏，壓倒，却不能改變的。到了現代，人們在教育上都還沿用着那以毒攻毒，以惡攻惡的舊法子，却不曾改用那新法：讓「自然」安安靜靜

的去做他底工作，而我們只留意那環境，看他是否在幫助自然底作用。我真不信像他們那樣的，也算做教育！

卡萊兒 Carlyle 有一句話說，凡性格超越而有創造力的孩子，必有種種曠野而強烈的情緒做他底記號，要管理這種孩子必須用一種像鋼鐵一樣的訓練。不論是蠻橫的父母，溫柔的父母，他們都不懷疑這句話底真理的。現在一般人對待小孩只有兩種方法了，不是要想把小孩底熱情連根拔去，便是只得袖起兩隻手，連教化兩個字都不敢想起。

壓抑兒童底真人格，把另一人格硬栽到他裏面去，至今依舊是那班大聲疾呼着教育須得專門把兒童底個性發揚出來的人們所犯的普通罪惡。

他們還是不肯相信自私心在兒童方面是功罪相當的。同樣，他們也絲毫不肯相信惡的品性可以改變成好的品性。

教育是必須根據那個必然之理的，這必然之理就是凡屬過失決沒有法子贖罪，也沒有法子打消，却定要生出他們底結果來。還有一個必然之理就是順了進化底途程，一步一步的順應着環境底情形而前進，也可以把他們改變過來。只有達到了這一步的時候，教育方才變成一種科學和藝術了。到了那時，我們才能拋棄一切對於急躁的干涉所生的奇蹟般的效果的迷信；我們才能依照物質不滅的原理在心理界中活動了。我們永遠不相信靈魂底特性可以被毀滅。只有兩條可能的路：他不是可以被奴隸起來，便是可以被升到更高的水平面。

馬丹史塔以爾 (Madame de Staël) 曾說只有能和小孩們玩耍的人，才是能教育小孩們的人。這句話顯出她不少的透察力。要望教育小孩有好成績，第一個條件就是要自己先變成和小孩一樣，不過這並不是說那種模擬的孩子氣和故意說出來的嬰兒話，這種態度，小孩子是一看就穿，並且深深厭惡的。這句話底真意義是

說要完全忘了自己，覺得也是他們中間的一個；而且完全地單純地感他們所感，像小孩自己被他底生活所吸收着一樣。他的意義是說要把小孩真當做平等人看待，就是說，要把一個人用來對大人的同樣關心同樣信託給他看。他底意義是說，不要照我們自己心中要變成怎樣的人而去影響他，却要讓他隨他自己本性是怎樣而去受印象底影響；不要欺騙他，或用暴力，却要把相當於他自己的品性的嚴肅和誠懇對待他。

盧梭在某篇中曾說一切教育上的失敗都由於自然並不把父母造成教師也不為教育造出兒童。那麼假使我們終於服從了自然底指導，而承認教育底大祕訣藏在『不可教訓』一句格言的中間，將有什麼現象發生呢？

不讓小孩安靖是今日這些訓育兒童的方法底最大惡點。教育的本職，是要在小孩底內心和外界創造出一個美麗的世界來而讓他在那裏面長大。讓他在這世

界裏面悠遊自在，直到他進社會而與他人底權利底永存的界線相接觸：這便是未來的教育目的。只有到了那個時候，小孩的心理，纔真真能爲成人們所深明洞察，而不致於像現在這樣幾乎成爲一個人蹤所不能到的奧境了。因爲孩子祕藏他底本性不給教導者知道，是根據一種自衛的本能的。有些粗人對小孩發粗暴的問；例如，「你心裏在想着什麼呢？」回答的話差不多一定是扯東扯西造了些謊。小孩子見了要主宰或不知尊重他底思想和意趣，不知體貼而反毀傷或嘲笑他所視爲最神聖的感覺（當客人前稱揚他底善或暴露他的惡，以及把他此一時所坦然放心承認的話作爲彼一時責備他的把柄）的教育家，一定要自己防衛。

人類沒有一個是能了解別個的，不但如此，有點耐性能互相容忍的人也是很少的。在父母子女的關係中，不幸這句話更加確實了，因爲父母與子女底維繫物是愛情，愛情最重要的原素是了解，而了解又是親子之間所常常缺少的東西啊。

父母都不知道人底兒童時期是一生中最需要安靖的時期，是一種外面好動而內面安靖的生活。兒童自己有一個廣大無涯的世界，他要進去，去和他生關係，去把他征服，去把他變成他種種夢想底目的物，所以最要大人讓他安靖。但是他經驗了些什麼呢？種種的障礙，種種的干涉，種種的糾正罷了，度日如年。孩子玩着什麼，大人要他放手；孩子做着這件大人要他做那件，他所考察的，所要求的，大人都去干涉。孩子隨他自己性質的指導所趨的一切方向都被隔離了，而逼他在另一方向發展；這都是由於大人誤用教導，過分熱心幫助這人類的小標本的緣故。却不知道這樣做去，不過是把他變成一組死的理想人物中的一個。

我曾聽說有一個三歲孩子他定要到森林去玩，他底乳母定要拖他進城市，因此號稱『囑強』。還有一個孩子六歲，被責罰了，因為她對同伴淘氣，喚她小豬——其實這也是對於身上常常骯髒的人一種常用的比擬。這些都是小孩底銳敏感覺爲

什麼會變成呆鈍的代表。的例子。小孩子本不懂得天堂地獄是什麼；聽說天堂對好孩子是怎樣情形以後，自然要問他母親，假如他乖乖地在天堂裏住了六天以後可以不可以。在禮拜六晚上帶他到地獄裏去玩一回呢。

小孩子從意識底最深處覺得他有淘氣的權利，並且不但要淘氣，尤要任性。縱意的，是危險是快樂都不用大人顧問的去淘氣。從這種「不良品性」中把那輔隨而存在的良品性喚起來，就是因惡化善。否則，我們用了比這軟弱的手段去壓倒自然力而造出一種假品性來，就經不起「人生」所加上來的試探了。

我們空口說以善勝惡（或因惡化善）好像是很容易的，但是在實際上却沒有比找出實際的手段來達到這個目的更廣包更煩難了。說那一處不對那一處不好，比說要怎麼樣做才能把師心自用變成強毅，把狡點變成優容，把好諂媚變成善接物，把浮躁變成目光四射，是容易得多。要達到這目的，是只能從這一層認識上出來。

的，就是凡屬惡性，若非從遺傳得來或有流於頑劣的危險，必然和善性同具於小孩心中，他們是一樣的自然，一樣的不可少，而且唯有片面發展過甚的時候，才會變成永久的惡質。

教育者貪便宜，要小孩子立刻變成完全的人格，於是逼着小孩去顯出一種非常度的自制力和一種對義務絕對犧牲的習慣來。但是到了成人的時候，這種習慣以可驚的速度不見了。請看學校中家庭中對待小孩過失的情形，我們是見了蚊蚋纏眉的，小孩們倒不得不囫圇吞成人的駱駝。

要曉得自然教育底精髓是在小孩有十次過失，我們放任他九次，是在避免直接的干涉，因為干涉往往是錯誤，——而奉獻出我們底全，注意能力，去操縱兒童底環境而讓他在內自由生長，而在旁察看那教育底進行。現在，寢食不遑地去留意於改造環境和改造自己的教育家，還是鳳毛麟角。許多教育大家，不過是靠一件教育

兒童的教育

事業吃飯罷了，這種教育事情說不定從前就是把他造成模範的兒童的，但是今日奪了他們改造自己的慾望。一個人若不常常把自己接觸着進步的過程，常常把自己放在當時最好事物底影響之下，恐怕連一個略像樣些的兒童伴侶都做不成了。

教育一個小孩，就等於把一個靈魂底生死之權握在手裏，把一個人底腳放在一條狹隘的路上；就等於說，永不要讓我們逢到小孩底一雙冷眼看着我們，用無音的語言告訴他看破我們是不勝任而且不可靠。因為這就是一種貧乏的表示，就是說，損害小孩的路是無窮的，對他有用的路却很少。但是負教育之重任的人，幾曾有一時能想到那小孩子，（那怕僅只有四五歲）已在考試着成人，看透了他們，並且用非常銳利的眼光估量成人底價值，反應每一個印象呵。一點點不信任，一點點不溫和，一點點不公平的行爲或可輕蔑的嘲笑，在小孩底精緻細嫩的心上可以留下畢生難磨的傷痕。而從反面說來，不意的友情，和氣的勸告，公平的震怒，將在那據人們

說是像蠟樣柔軟却對待他彷彿是牛皮一般的感覺上，留下一樣深刻的印象。

比較的看起來，我寧可說，倒是那種舊式的教育好些，因為舊式的教育以身作則，專在使自己完全，純潔，高尚，雖然並不創造人格，至少也不會毀損小孩底人格。現在這些做父母的人所費的心血，假如只有百分之一用來干涉小孩，其餘的九十有九能用來引導而不干涉，來做一種隱微的不可先見的預備，使小孩能從這裏面得到經驗，從經驗得到判斷，就好了。現在這制度是要把個人自己底發現，意見和原則，以不絕的指導孩子行爲的方法印到小孩心上去。教育者所最夢想不到的一件事就是在前面的其實全然是一個新的靈魂，一個新的自我，他底第一而且主要的權利就是把他所接觸的東西細細思索。但是「新的靈魂」這字，在他聽來，不過是老人類中的一代後生，可以用舊方子所配的新藥劑來醫治罷了。我們教導那新的靈魂不要偷盜，不要說謊，要省儉衣服，要留心功課，要省錢，要從命，不要和長輩拗強，要背

禱告文，偶然幾次也要和人爭鬪，可以練習強項。但是誰去教這新的靈魂去擇他們所不可不走的路呢？誰能想到，小孩選擇自己路徑的要求是這樣迫切，外來的硬要使他們變成一律的壓力，就算是溫和，也能使整個兒童時期變成黑暗世界呢？

小孩子一生到世界上，是挾着種族歷來的遺傳性質以俱來的；順應了環境以後，這遺傳性質受到修正。但是小孩子同時還顯出一種與該種族的式樣相異的傾向，這是一種變化，就叫做個性的發展。假如我們不要那「順應過程」消滅這種由變異而生出的新性質，那麼必須用盡方法去助長一切自決的能力的發展，而那教師——那是必須懂得怎樣去合併與擴大這發展底結果的——只能在旁邊間接的使他們受影響。

教育的干涉，不論是用暴力或用勸告，總是削弱這種發展的，就算不把他全然毀滅。

家庭裏的習慣和小孩在這裏面的習慣，必須絕對固定，假如希望他有一點什麼價值。愛米爾（盧梭所著教育小說「愛米爾」中的主人公）說得很不錯：改變習慣，就等於攻擊全人生底要害，因為人生沒有什麼，只是一個習慣的網。

為什麼芸芸衆庶代代相承，一切只是沒有改變？為什麼文明燦爛的基督教人民，却繼續行着劫掠的事，而美其名曰交易；大規模的互相殘害，却豔稱之曰民族主義；強者欺壓弱者，有權者蹂躪無權者，却尊稱之曰政制？

因為人類用強迫手段繩治小孩，代復一代，把種種獸性的衝動閉壓在下面，却自以為已經連根拔去了。及至生存競爭——個人向社會競爭，社會又向國家競爭——開始，閉壓在下面的衝動依舊脫檻而出。現在所用的教育方法，不是感化的，乃是防堵這種獸性的人類自原人以至今日，野蠻性情一個都不會完全除去，實際上就是這緣故。不過野蠻時代人還吃人，這種性質現在或者可說是已經消滅了。但據

歐洲輪船公司或塞爾維亞獄囚的故事看來，現在的大多數人雖然對於吃人有一種從天性裏發出來的生理上的深惡痛恨，然而遇到合宜於吃人的地位，這種野性或者不免要復活罷。其他如明知故犯的骨肉交媾，現在大家都生理的嫌忌着；在多數婦女中間，貞節——就是靈肉一致的戀愛——也是自然所賦與的最好天性。又如殺人和偷盜，在少數人也覺得是當然做不得的事。這幾項野蠻性情，雖然也像吃人一樣，不免有時觸發，但總已爲人所深惡痛恨了。只有這幾樣的進化是真進化，真經得起種種的試探。然而已經說盡了，自太古以來，人類的進化，不過這寥寥數項！

我們說到野性，稱他是 *Unchain ed Passions*（脫了鎖鏈的情緒），從語言就看出心理來了；其實這是非常的確的，在現行教育制度之下，情緒真不過是伏在檻裏的猛獸。

一面天花亂墜的講個性發展，一面對待孩子們時，仍舊仿佛他們底人格在自

身上並沒有意義，仿佛他們只是爲了父母底娛樂，虛榮，和適意而存在的；而且這些目標亦惟在把孩子造得個個一樣的時候方算是進行得最好，所以一般人教孩子大概是從把他們造成社會上可敬而且有用的人開始。

但是若想教育小孩成一個『社會的人類』不錯的始點却只有一個，這始點便是先把他當做一個社會的人類看待，而同時培養起他的本性來，使他變成一個有獨立性質的人類。

新的教育家須用排好了次序的經驗，一步一步的教那孩子，使他知道在這龐大而有秩序的生存世界中的他底位置；教他知道對於環境所該負的責任。而他方面，凡足以表現他的生命底個人的特質，假使他們並不損害孩子自己或他人，就一個也不可壓抑。在斯賓塞爾底以人生爲『順應環境』和尼采底以人生爲『保持權力（或能力）的意志』這兩種定義之間，必須保持適當的平衡。

在順應中，模仿當然佔着大部分，但個人發展能力正是同樣重要的。有了順應，然後人生有定形；有了施展能力，然後人生有新式。

我已經說過了，有思想的人們，說了不少關於人格的話；但是他們當自己的孩子並不剛和一切其他孩子一樣的時候，當他們不能在他們子裔身上顯出一切社會所需要的品性底現存貨的時候，不免又滿腹狐疑了。於是他們就管束他們底孩子，把長大後重要自由發展的自然本能在幼年時代壓住。可憐的現代人，到了今日還不大知道怎樣造成新的人類；因此舊的式樣充斥社會——乾乾淨淨的小夥子，嬌嬌滴滴的小姑娘，威威武武的官僚大人，如此，如此——循環兒現了再現。而挾有更高理想的新人物——獨闢蹊徑的發現者，獨倡新理的思想家，冒犯衆怒的改造家——這些種類，在良好教育的人類社會中間，便稀罕了。

不錯，「自然」自己也常把主要的幾種式樣反覆再現的。但是她也常在造着細

微的變異。各種的物類，甚至於人類的種族，都是這樣來的。但是人類自己可至今還不曾知道這種自然律在他自己高程度發展中的重要。他只要些已經呈請立案許可被代代後生翻印的情感，思想和判斷。所以嶄新的個人再不產生了，只有那些謹愿的，呆鈍的，溫馴的，或暴戾的標本，汗牛充棟。猩猩時代所遺留下的本能，在人類時代倍加了遺傳的影響。現在，保守主義已經勝過產生新種類的努力了。但是最有價值的却是那後者啊。教育者什麼都該做，就祇不該勸小孩做個個人在做着的事。當小孩顯出與衆相異的傾向來時，他該歡喜的。把別人的意見當作標準，結果是把自已的人格去服從他人的意志。於是我們成了大羣衆中的一部分，隨「超人」底指揮而行事了，而其實，假如個個人人格極強，雖有超人底意志也不能動的。有一句話說得不錯，英國人民於政治社會上在世界中是頂自由，因為英國民族是個性的民族，他們心中所感覺的獨立精神遠遠超過法律上所許可的自由。所以法律上的自由

是增長不已的。

要全種族進步，要社會進步，教育不可不注意於喚醒獨立精神方面；凡有異於羣衆的傾向表現時，若此傾向不至影響到別人底權利，或只是一種招人注目的慾望底產物，教育即當極力擁護他，並且促進他。若孩子自己有意對一種習慣一種普通感覺宣言獨立，教育者即當給他機會，因為這是個性教育底基礎，與羣體意識底教育同其重要。什麼是個體意識呢？就是從自己的良心中相信某外界法律是好的，正當的，所以自願的去服從他。就是我自己立下一條不成文的法律，放在心裏，雖當舉世反對的時候，我還是不屈不撓地去服從他。

從來天生的奇才異能之士，當幼小時期，在家庭學校中間，受歧視虐待是一種慣見的現象。沒有人見了小孩恐懼，號哭，吵鬧，或專心致思，或脾氣頑強，而能耐煩的去思索他們的緣由的。然而做母親做教員的人們，在這一點上，便顯出他們可憐的

不勝任了，這就是，連教育藝術中最簡單的基礎部分也不知道，這就是，連捨去死板的信條而用他們自己的眼睛去觀察都不知道。

這些話，當然不盼望社會上那些頭腦冬烘，不知兒童能力之發展爲何物的所謂社會柱石的人物來了解。同樣的也不盼望那班只知道人類天性是只宜於受輕視受壓制，只知道人類這負罪的身體這不潔的獸類是必須用鞭子來降伏，而借重一部聖經去樹立他們的理論的基督教信徒來了解。

我現在只求一般能够想新的思想，因而也能够不用舊教育方法的人，來聽一聽我的話。這班人或者要回答說：新理想雖好，難於實行。不過這實行的障礙只在他們的新思想不會把他們造成新人類；只在他們身體裏的舊人沒有閒暇也沒有時間也沒有耐性去應用新思想以革新他們自己的和小孩的靈魂罷了。

那些『試用過斯賓塞爾方法而遭了失敗』的人，不曉得這失敗是由於自己底

冒昧和暴躁，而就抱怨了，以為小孩子是只能叫他順從的，以為那句古話「枝灣樹亦斜」，到底還是真理。

「灣」這個字用得真不錯呵。據舊法，教育的目的在戕賊人格，在教人謙卑服從，所以要灣。但是據新法，要小孩成為正直獨立的人，是只要扶持他免得被弱點侵害，却絕對不用灣的。

在現在的訓育制度中，我們每每看出那「管理」的粗暴慾望仍舊活著，當小孩們拗強的時候，就發露了。父親或母親說：「不許你倒要做主教訓你，看你可敢？今天要拔出你那意志！」但是，他是什麼也不能從小孩心中拔出來的，反是許多要不得的東西，給他添了進去。

嚴厲的管理只在小孩的最初幾年中是不可少的，因為這是一種預備；有幾種習慣，一定要在這時期中養成，方可進而施行高級的訓育。孩子在這時期內，只有感

覺器官最發達，所以要傳達大人的意思，一點輕微的痛楚或快感，彷彿就是語言，所以，對於有幾個孩子，若要強迫他養成幾種習慣，訓誡是不可不用的手段；對於其餘的孩子呢，雖然在這個時期，嚴厲一點的方法都可以完全不用，再到他能記得夏楚的時候，年歲已大到不該再受了。

自然一定要小孩子曉得服從，並且，這服從要有絕對的性質，若從他那柔軟的時期就養成這種性質，以後只要看一眼，說一句，略示一點聲音，就可以使他規矩起來。教養孩子的人，要他對於孩子所含的不滿意發生效力，只有使他的不滿意在陽光煖暖的家庭空氣中能像一個黑影一樣纔行。人們若不願趁孩子幼小的時候就安排下服從性的基礎，到孩子已經長大，行爲已經變壞的時候，就不能怪斯賓塞爾的方法不能適用了。

對待很小的孩子，不要和他辯論，只要始終如一地待他，如影隨形地矯正他。

很早的時期，教育者應該依照盧梭和斯賓塞爾所推薦的方法把外界的印象安排成一個『一致的整體』給孩子去經驗。若能這樣辦，有許多習慣便能極深刻地印到孩子的心裏。

小孩子哭泣不休，若已經明白這哭泣並不由於身上有病或有不舒服——哭泣是孩子對付不舒服的唯一武器——而起的，便該矯正他。普通人矯正孩子哭泣的法子總是用「打」。但是「打」服不了孩子的心，只能在他的小小的靈魂裏種下這個觀念，以為凡小孩子哭泣的時候，大人是要打的。這不是合乎倫理學的觀念。還有一個方法，就是立刻帶那哭泣的孩子到靜處去隔離起來，而同時解釋給他聽，擾亂別人的人是不准和他們在一起的；假使這種隔離是絕對必然的結果，而決不能免，則在孩子的心裏便立了一個從經驗得來的基礎觀念，就是，一。個人。若。把。自己。變。成。不。可。愛。或。可。厭。的。時。候，便。應。受。孤。獨。之。罰。以上兩個方法，都是以損害孩子的舒

服而使孩子不做聲；但一種的不舒服是用武力去壓迫孩子的意志，而他一種是用一個良善的動機去慢慢地使孩子自己節制他的意志。一個方法所鼓勵的是一種卑賤的情緒——怕。一個方法是訓練他的意志，使他由此得到一種人生中最重要。的經驗。一個方法是責罰，使孩子降落到獸類底水平線上。一個方法是把人類社會生活的大原理印到他的腦筋上，使他知道若我們個人的快樂妨礙別人快樂的時候，別人是要求來禁止我縱樂的；或是要迴避我，不讓我妨礙的。

孩子們在食桌上，或其他的地方，必須養成良好的習慣。假使孩子惡鬧，和別人厮纏不清，警戒了他還是這樣，那麼就立刻把他送開去。不多時，他就會覺悟了，原來一個人妨礙了別人的時候，便應受孤獨之罰。這樣，一個不錯的原理是得了不錯的應用了。幼小的孩子也必須知道別人的東西不可亂動。無論何時，小孩子不得許可動了別人的東西，就該這樣或那樣的罰去他的活動的自由，這時候，凡是小孩子，都

會明白了自由行動的一個條件是不妨礙他人。

有一個做母親的女人曾對我說，理想的育兒室是空空洞洞的日本式房間。這句話實在是有理的。我們這種現代式的陳設很多的房間若拿育兒的目的來講，真是該罵的。在這種房間內，當小孩們天天靠着嘴、咬、觸、去進行他真真的教育的時候，時時刻刻只聽得那喝止的聲音，『不要動！』『動不得！』所以若要小孩養成很好的氣質，若要發展小孩子底能力，最好是有一間廣大爽亮的育兒室，四周用好看的石片木刻品等做裝飾，並且備有幾件簡單的用具，讓他在裏面享受最充分的行動自由。不過這間育兒室就是他自由行動底範圍了，假如他到父母底房裏來，依舊任性胡爲，最好還是暫時給他一點責罰，好讓他知道，在每人私下的小世界之外，是另有一個廣大的世界的，在這個世界裏面，自己有分，別人也有分，而且各人所有的一部分，無論到那里，都有一個限制。



假如小孩子接近危險物件的時候呢？這東西若果可以讓孩子去經驗，就不妨。他。自。己。去。經。驗。一。下。例。如。火，孩子戲火的時候，母親喝止他是沒有用的，他不過等母親不在的時候再玩就是了。讓他給火去燙一下，然後他真不會再惹他了。小孩子的年紀漸大，那麼亂用刀子玩具等事可以把收回這些東西做懲戒。大概的小孩子，都是寧可受一頓打，不肯失去一個心愛的物件的。不過這種方法也不可以用得太濫，因為這是人生經驗中必然的法則，牽強人爲，反不是真的教育。

我們聽見許多以斯賓塞爾方法始而以體罰終的父母說了：孩子若年紀太小不能賠償他們所毀損的衣服的時候，一種旁的責罰却不可少呵。但是在那種年紀，他們怎麼可以因這種事情受責罰呢？他們該穿很簡單很堅牢的衣服，可以任意玩耍。等到以後，到他們真能謹慎的時候，假如不小心污了，或毀了衣服，那麼不讓他到外面去玩耍，又是自然的責罰了。在這時候，大人可以教他幫同把污毀了的衣服重

復整好，或要他把自己賺來的錢去另買一件新衣服。假如小孩子不曉得謹慎，那麼平常該讓他出來玩耍的時候，必須留在家裏，假如吃飯的時候回來得太遲，必須讓他一個人吃。我們可以說，一切社會生活中的重要習慣，都能用極簡單的方法使他們變成第二天性。不過要處處地方應用斯賓塞爾的原理却也辦不到。有時，因自然的結果能危害孩子的健康，或作用太慢，便非用直接干涉不可了。不過，若要用這種干涉，必須前後一致，要快，而且一定不變。孩子怎樣會立刻知道火能燙人呢？因為火永是燙人。但是做母親的，一會兒打，一會兒嚇，一會兒又賄賂那孩子。起初禁止他而不多時又許可他做了某種動作；或甚至嚇又嚇不動，打又打不聽，只得不住口嘮叨咒罵；這種反覆無常的母親，我只說他還不及「火」，還應該學學「火」底教育方法。

舊式的嚴厲的訓練法固然不好，然而因為他前後一致，反能把兒童造成一種

固定的性格。他嚴厲就一直是嚴厲；決不像現在這種千頭萬緒，在無數的兒童教育方法和無數的心理學中間搗頭撞腦，把一個小孩子像皮球一般在人們手裏往這兒那兒亂拋亂擲的樣子；小孩子也決不至於一會兒被人推向前，一會兒又被人嘲笑了，一會兒又被人推在一旁去了，然後再拉回來親嘴，直到他厭惡不堪；也決不至先被命令了去做，然後再因此受埋怨。假使長人梯但（Tians）把我們終年對待小孩子的方法來把一個成人玩上一天，這成人也要瘋狂了！不可命令孩子，却要把待成人的謙讓待他，他自然也謙恭了。不可強迫孩子注意他所不願注意的事情，不可強迫他承受撫愛，不可過度的親他底吻，這是小孩子所最恨的，而且往往是惹起色情狂的原因。孩子表示愛情的時候，這表示果然是誠懇，就不可不答復，但是我們自己的表示却要謹慎，要留在適當的時候再用。這是許多極好的信條中之一，但是記得的人能有幾個呢？還有，強迫孩子道歉，說對不起；這種種，也是不對的。教導虛偽的

方法沒有比這個再好了。有一個很小的孩子一次待他的哥哥沒有禮貌，所以被放在一個椅子上等他悔過。一會兒母親來問他悔不悔，他咬牙切齒地答了一句『悔』，但是看見他眼光中很不服似的一閃，不覺又問道：『爲什麼懊悔呢？』於是這孩子衝口答道：『悔我剛才不會罵他『詭鬼』！』這時候，母親的一句話總算問得很聰明，悔罪的辦法，從此就取消了。

自動的悔罪是非常有價值的；這是一個痛切的感到非求救免不可的慾望。但是造作的情緒，却無論在何時何處總沒有價值。『你懊悔不懊悔？』『你的母親生着病，你的哥哥死了，你的父親不在家，你不難過麼？』這種句子現在常常被人用以喚起小孩子的感情。但是有感情沒感情，小孩子自有權衡，不但自有權衡，並且需有像大人一樣地擅的權利。其他如對於小孩底同情心和嫌惡心，都是一樣。每每因爲成人方面底不體貼，小孩們底銳敏感覺就受損傷，因而不免惹起他那易受挑撥的

厭惡心。這種人，可惜不能令他看見一本未來的兒童心理學。在這書上。因大人粗魯而給與小孩的種種痛苦，都分明寫着呢。正像當小孩失禮於別人的時候，最好的訓練法是叫他自己的想法，假如別人也把這種手段對付他的時候，他將如何；所以當訓練小孩的人對小孩粗魯的時候，再好沒有的方法是教他自己也想想：——假如別人也這樣的對待我，我能受不能受呢？我們要記得，小孩吃苦，其感覺是加成人一倍的。做父母的人懂得這個，才懂得生理的和心理的溫存，沒有了這種溫存，孩子的生活便是一個永久的苦悶。

又如贈送禮物給小孩子，那原則亦是和上面一樣的。要引起大量的本能，只有用榜樣給他仿效。今天給而明天就轉送掉的物品，不可以給他。凡贈送給小孩子的禮物總要作為一種私人所給的對於工作或犧牲的酬報，方好。要使他們知道施與的可樂，要使他們稍得一點玩耍和享樂的機會，以及別人和他們自己的所有品毀

壞後，能自己賠補的樂趣，應該趁早就使他們來十分認真的做一兩件家庭的事務，而從這裏受到一點小小的報酬。但是這勞績要是很小或偶然的時，那麼不問是請他做而做或自願做而做，千萬不可以酬報。只有不望酬報而立刻肯幫忙的習慣，才能啓發出大量底快樂。若小孩子要想把一些東西送給人，大人切不可假裝收受的樣子。這舉動在孩子的心理上會造成一種不正確的觀念，以為做大量人的樂趣有時竟可以不損失什麼而獲到。小孩子應該讓他時時刻刻和人生的真經驗相接觸；玫瑰花要讓他玩，刺也不要摘去。這是今日的兒童教育最味味然的一點。因此，雖有很合理的方法，却常常傳來了失敗的消息。許多人沒有法子，於是雖明知其和人生的實相毫無關係，却不得不採取「干涉」的方法了。我這個，特特的是指着那明明是磨折幼孩却豔稱之曰教育方法的干涉手段——扑管——而說。

今日有許多人主張扑管，他們的理由是說，扑管比之一個危險動作的自然結

果，還算是較輕的責罰；說，扑笞在記憶上能留有最強的印象，這印象由於聯想作用將永永不會磨滅。

但是這到底是怎樣的一種聯想呢？聯想起的豈不無非是體罰的痛苦和羞慚麼？用肉體的痛苦和羞慚來禁人爲非作歹這種法子，已經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差不多廢除盡了。

廢除刑罰、監禁、和體罰的運動，經過了無數的失敗了，不是因爲一般人深信他是不可少的教訓方法的緣故麼？但是在教訓小孩的事上，他們又執迷不悟起來。他們說，因爲孩子智識程度去動物不遠，所以只能用教動物的法子教他。他們却不曉得即使是動物，要教他也不必用扑笞呵。自己先不像一個人樣子，倒說把人教訓：他們懂得孩子麼？他們連動物也不懂得！

有些人自以爲有一個原理的，於是拿着這原理上來囂囂然的說了：「恐怖和

痛苦是人類所以能有今日之文明的教育手段，要小孩日進於聰智，怎麼可以不走人類全體所曾走過的道路呢？』這也是極不通的話。果然照他說，那麼要使小孩子底宗教信仰也循自然的程序，我們是否教他先信拜物教？人類靠着遺傳，生理上心理上已得到先天的進步了，這種進步是在孩子時就存在的，若我們定要他一一演過人類自野蠻以至文明所經過的種種階段，這種天賦勢必受到壓抑。

我們對於成人，已經廢除一切磨折的苦痛的刑罰，而對於小孩子們還沿用着不會捨棄，只是由於我們不會看到他們的靈魂對於苦痛的感受力的強大靈敏，實在是已和成人們的靈魂進化到了同樣的程度了。已往十年中，許許多多兒童自殺的案子大半是懼怕體罰的結果；或是受了體罰以後所生的結果。這種行爲（扑責）使肉體和靈魂受着同等的惡影響。設若不發生自殺的事，那麼結果往往更加可怕了。扑責將使受者的羞恥心更加遲鈍，使受者的野蠻性質和卑賤脾氣更加進步有

一次在學校裏面，我就被人指給我看一個非常頑強的孩子，這孩子，是大家相信非痛打不足以使他遷善的。然而經考查的結果，大家方才知道他之所以變到如此，全因為他在家裏受父親扑笞的緣故。若能編出一個敗子的統計表來看看，我敢說被扑笞所威迫而至此的，一定比由放縱而至此的更多。

社會已經漸漸的捨棄了報復主義的刑罰了；因為人們已經知道：這些刑罰既不能使受者省悟他的罪惡，也不能防止他的作惡，只因為以平等的人向平等的人施報復的緣故，反使正義受了玷污，性情變為固執，而且使那個犧牲者怨毒蘊積，日夜想把所受於人的殘酷照樣加之於別人。但是對待小孩子的時候，心理學的定律却翻了新樣了。小孩子打了他的妹妹，母親就打他，心裏以為她底小孩在這「所施」與「所受」的兩種毆打中間看得出分別；以為他必然懂得一個是公正的責罰而一個是卑賤的行爲。但是小孩子是一個銳利的邏輯家呵，他覺得這兩種毆打，完

全是一樣的，雖然他的母親替他們定了各別的名稱。

體罰是許久許久以前早被柯門鈕斯 (Comenius) 論得透澈無餘的了，他把教育者用這個方法教小孩子，比之於一個音樂家不曉得用他的耳朵和手去調整一個音調失協的樂器而用拳頭向這樂器狂敲。

這些野蠻的毆辱，在活潑而且銳敏的感覺上是極有損害的，他們劈破而且擾亂這感覺。他們在小孩靈魂生活中一切千頭萬緒的精緻的生活過程上，在這些生活過程底密切隱微而不易辨析的連合作用上，毫沒有一點教育的能力。

若要施行真真的教育，在小孩生二三年後第一件要緊的事，便是千萬把『扑作教刑』這個觀念拋棄。做父母的人，最好能在孩子初生下來的時候，相約以後永遠不許打他一下，因為他們假如一次用了這個便當的方法，以後便甚至於會大背初願，常常用牠了，因為乞靈於這種刑罰去求小孩智慧底發展，已是他們教育方法

破產的時候。

設如有人聽了這一番話還不肯相信，那麼就彷彿對吃人的生番談不到世界和平的大議論一樣，也可以不必再對他們說話了。

但是這些人，在教育的事情中固然和野蠻人一樣，在其餘的方面却儼然都是文明的人類呵，所以我還是要勸他們試想一想罷，婚姻制度的發展，從男子用棍子求婚，女子被認為男子底一個無靈魂的財產，可威責而不可感化的時代起，竟到了現在這種不同的狀況了。從那時到現在，從無量數不可見的影響中，我們的感覺已經這樣的潛移默化，這種粗劣的觀念居然已經消滅了。這是我們社會和我們個人的大幸。但是要去喚醒那班教育上的野蠻人，使他們相信有一個不可見的無窮偉力正一樣地將要來感化人心，改革我們這種惡劣的教育方法，使做父母的人們覺得一天能看見「親權」像婚姻一樣地經過變遷而達到一種高貴完全的發展，——

這却恐怕就困難了罷。

只要等到人們確實知道鞭打一個小孩子是和鞭打女子，鞭打僕役，及用肉體的刑罰處置兵士和罪犯一樣地屬於低等文明的時候，人類才第一次真真有了完全的材料，從這裏面將來或許能產出一個真真的教育家。

在鄙野的時代，體罰原不算是希奇的風俗。肉體是柔軟的；什麼東西加上去便立刻可以看見結果。而一個人當盛怒時的熱度也可以用盛怒所主使的毆打來教他冷卻，這便是俗語所謂『出氣』；所以在發展底某一時期中，扑答是一種表示道德的震怒的自然方法，是道德高尚者把道德的意思印入卑愚者的一種直接的方法。但自從文明進化以來，人們已經發現了用精神的手段去感化靈魂的方法了，並且已經知道扑答是對於施者自身正像對於受者一樣，使道德墮落的了。

一般教育者底大患，在常常忘記兒童在許多情形裏面，本是像禽獸或野人一

樣，是沒有多大道德觀念的。爲了這個而受責罰已經是殘酷的事，而責罰者還要用蠻野的手段去責罰，那簡直是下愚者的舉動了。這竟是和那提高兒童以出禽獸或野蠻人程度的可能性作對頭。教育者惟有心裏永想不到扑責，甚至連偶一爲之的心思都永永沒有，他方能不期然而然地絞盡腦汁去研究教育上的心理方法。假如不然，而他竟繼續不已的施行肉體的責罰，那麼教育者底道德一定日益墮落，教育者底聰明一定日益蔽塞。因爲這個所增加的是他底無思想，而不是他的忍耐力；是他的野蠻性質，而不是他的誘導之能。

我有一個小朋友，四歲的時候曾第一次受了這個責罰。（幸而那是終生唯一的一次。）黃昏時候，他的保姆提醒他做禱告的時候，他說道：『不錯，今天晚上真有些話要告訴聖神了。』於是他熱忱懇切地禱告道，『親愛的上帝喲，撕去母親的臂膀讓她永不能再打我才好呵。』

沒有一件事更比這個發人猛省了。讓一切用扑責的兒童教育家都碰見了這一個命運才好；這段故事，我現在說出來，要讓普天下一切慣打小孩的教育者聽聽，並且熱心禱祝他們都碰到這種命運。因為只有到那時候，他們才知道用腦子去行教育而不用手臂，方能大大的促進教育的發展。我希望國家明訂律條，凡亂打小孩的教育者和教員都革職，那時候，學校教育的空氣庶幾真能有一點清明氣象了。

一般在別的事上都聰明玲瓏而獨袒護扑責方法的人，畢竟也只是由於他們對於教育的智識十分淺薄的緣故呵。他們和自己底兒女辦交涉的時候，應該時常想想他們自己幼時的感覺和印象。對待小孩子時，最常見又最危險的許多錯誤之一，便是人們不肯回憶他自己在同樣年齡時曾經歷了怎樣的感覺；便是他們不肯用自己幼年的觀念去對待去了解小孩子的感覺。成年人想起了他幼年時，每受責後，他幼稚的心中所生起的日夜不息的興奮，沉默的痛苦，無涯的絕望，熾烈的憤怒，

孤獨的恐怖，和那種含冤負屈，那種狂濤般的幻想和無意識的羞慚，那種盼望歡樂，自由，和慈愛而不得的心之飢渴，——想起了那些，他也許不過微微一笑罷。然而缺少了這些珍貴的記憶，成年的人們便屢屢的犯罪，不絕的去傷害後輩新生者底童年時代了；要曉得在一生之中，只有在這個時候，做保傅的最是兒童的恩主。使小孩們無端吃苦是何等不自然，而又可鄙夷的事呵！我一起，心裏便無限的難受，所以接觸一個我知道他曾打過孩子的人類的手，便油然而起了嫌惡之心；在街上聽見一個孩子被體罰的威逼，便合不攏我的眼睛。

扑責所喚起的是奴隸性質，不是自由精神。伏格爾范台 (Walther von der Vogelweide) 在那樣早的時代已經知道了：人格高尚者，是把說話看得比扑責更重的。用力服人便是使強者去欺凌那些弱者和無告者。一個孩子雖然可以使他口頭承認，說大人打孩子是爲的愛他，說扑答是因爲不可不用而才用的，但是他心裏

永遠不會相信這個話。孩子的腦筋是太銳利了，若要他相信這個「不可不」，若要他相信這種暴虐手段所表示的就是愛。

缺乏自制能力，缺乏智識，忍耐，和人格的努力——這些都是肉體責罰所倚仗的基礎石。我此刻並不是指着那些家裏，或尤甚的是在學校裏，一年到頭怒氣沖天以致於野蠻人似的敲打小孩子的可憐蟲們所用的撲責制度而說話。我並且也不是指着那些無訓練的教員和父母，因盛怒或過度疲勞或嫌惡的緣故而用撲責——表示神經緊張，和自制力不強修養工夫不足的撲責——的比較不甚野蠻的行為。也就更不是指着那些怪物，那些淫男賤女，發始於想用暴力去箝制小孩的口，以致獸性如狂無毒不用，所犯的殘忍行為了。

我現在只是說着那些有良好的謙恭的教員和父母；他們慣常忍着心痛，執行他們心目中的所謂責任，而揭出所得的良果以為撲責不能廢除的證據。他們說，小

孩子受了一頓鞭責以後，不但一時的變好並且從此不會變壞了；從他全人格上，你可以看見一切語言、忍耐、和效力遲緩的經驗之罰所能得到的結果。只要一頓打，種種都立刻得到了。他們還援引出許多例子來證明只有這樣的責罰能摧倒固執，醫好說謊，和同類的毛病。但是那批採用這制度的人却不曾看出，原來從這立刻見效的手段中，他們只把一個惡念壓在裏面，使他不外露，其實那惡念的本身却絲毫不會改變啊！要創造出一個日向高明的心力，由是而去發現聰慧的方法，是要繼續不斷的注意，和日益精勤的自制工夫的。被強力所壓倒的過失，一等小孩子到敢再顯露的時候，便時時會顯露的。用肉體責罰的教育者自以為得了除過滅惡的捷徑了，其實在希望着那唯一的真的發展——就是說讓孩子慢慢的自強起來，去管束自己——的我們看來，不過是引他繞了一個大灣。

據我底經驗，凡打了三歲以上的孩子而這奇異的道德方法不在父母與子孫

雙方發生同等的惡影響的事，簡直從來不會有過。還有那溫和的笨伯行爲，用物質的報酬去賄賂孩子，結果也是同樣的壞。我曾看見過有些孩子被賄賂了去洗澡，有些被威迫着去洗澡，但是兩者同樣的不能使他們的勇敢或自制力或意志力得到進步。原來要使意志力起來征服恐懼和不安之感，只有使洗澡這件事底自身變成有趣才行，亦惟有如此，然後一個真實的倫理的印象，——就是德性的酬報，也就是德性——才能產生。呵，反之，孩子底惡習或過失若用體罰防止，就得不到實在的道德結果了。孩子只能從這裏頭知道忌憚一個不快的結果。那結果，是和事情沒有實在的關係，而且他自己也知道可以不必有的。這種忌憚心和『善勝於惡』一信念之不相干，正如天之與淵。不久，那孩子就會省悟了，哦，原來這個不快的附隨結局並不是行爲的果報，只要稍微多用一些聰明，就可以避免的。於是肉體的責罰不但不能增進道德反而增長奸惡了。在人類史中，曾過用地獄苦難等等恐嚇話頭作爲道德的

方法，這不是和用體罰（兒童時代的地獄）去威迫孩子的靈魂，使他爲善一樣麼？只有費了最大的苦心，於不知不覺中慢慢地設法感化，於是善之所以爲善的信念纔能成立。到那時，孩子自然會明白了，做了好的事是對一己對團體都有益處的。這樣子，孩子便開始知道『樂善』，使孩子知道他所受的責罰是他自己的行爲所造，孩子便知道開始知道改好他底行爲。

侈談個性的新理論雖然那麼多，但是教育小孩的人們底最大錯誤却仍舊是在把『孩子』當作一個抽象觀念，一個無機的或人格的物質，可以被他們底手任意捏塑或改造成什麼形像的。他被打了，打他的人們心裏以爲這幾下毆打的全結果是會止於禁止他做壞事那當兒，而不會再有後患的。人們以爲他吃苦記苦，將來壞脾氣是可以在這時候先事預防的。他們獨不想想，這個用霸力在孩子肉體和心理生活上所給與的擾亂，竟會使他吃虧到一生一世。四十年前，早在一個著作家已經

指示過，肉體的責罰是有最烈的有形的刺戟的影響的。中古時代的笞刑也早已被人知道是有這種結果了；而假使我能把親自從成年人那裏聽來的自述體罰在他們身上所生的影響，或親自看見在小孩身上所生的影響，編印成書，那麼單是這本書也殼足把這種最粗暴的責罰形式掃除開去了。扑責對於孩子的貞潔心有極深的影響，然而要期待小孩品性純潔，貞潔心實是第一重要的原質。父親若曾毆打過他的女兒，他日看她變爲『墮落女子』是該當的。他已經傷害她那種從本能中發生的『身體神聖不可侵犯』的情操了。這種本能往往是雖在小孩子的心中也可以非常強烈的。只有當每一個侵犯聖潔的動作（強迫的撫愛是和扑笞一樣壞）能激起一個有力的本能的峻拒的時候，這孩子的天性才顯得高傲而且純潔，越是受責罰時敢反打的小孩子，將來的品性越有希望。

用體罰惹生了不能挽回的毀傷而施行者會不自覺的事，不知可以有多多少少

少。雖然他不妨仍舊得意洋洋的宣言他所施的責罰在該特別情形內會有多少幫助。許多成年人，當講述他曾怎樣怎樣的被鞭打所損害的時候，都像是很覺悟似的，但是當他們自己來教育小孩子的時候，他們又去乞靈於夏楚了。

什麼一種烈焰般的怨毒和報仇的慾望，什麼一種狗一般的諂媚，不會被肉體責罰所引起？他使懶惰的更懶惰，固執的更固執，頑強的更頑強。他煅煉那兩種萬惡之根的情緒——憎和怯——使他們更加牢固。撲責一天被認為與教育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東西，人類就不免於一天要做這兩種情緒底奴隸了。

有一個最容易惹人屢用這種責罰的事，便是小孩子的梗執不肯從命。但是所謂梗執，到底不過是「恐懼」或「不能」底表面啊，孩子答話，反復錯了幾次，就被嚇着要打，但是唯其恐怕說的不對，他不覺又反復說了那錯的答話了。他被打了，於是打了以後的對答竟不會錯。這是教育的勝利罷；喚起了孩子的回想力了！然而那究竟

是怎樣一回事呢？不過是怕到極點，使思想突然奮力一振，暫時增加了自制力罷了。到第二天，那孩子照常會錯的。據我所曉得，凡孩子方面若真有拗強心存在，扑責往往使他們充滿了殺心，不是自殺便是想殺那打他們的人。反是母親用沉靜的態度安閑地把他抱在膝上撫慰他，拗強的孩子往往能自己追悔而終於自制。

多少孩子因懼怕扑責而冤屈認罪；多少活動的熱力，冒險精神底舞蹈，和發明的機緣，因這同樣的恐怖而被遏抑。即使有時扑責不曾鑄造成說謊，然而孩子方面的絕對的直爽，和勇往直前地本色做人的勇氣，都已經被阻礙了。家庭中一天還要用『打』這一個字，孩子便一天不會有絕對的操守。家庭和學校一天還要用這個教育的方法，野蠻性質將一天在孩子心中自行發展，而人類將一天不免於無窮的損失了。那孩子將在動物身上，在他們小弟弟和小妹妹身上，在他的夥伴們身上，試用別人行在他自己身上的方法。他將把那有『壞處』非打不可的一句話照樣

去實行。只有常常被溫和對待的孩子才能知道影響是可以不用武力而得到的。能知道這個，原是人類的特有權利；但是因爲自己不長進，用了野蠻人的方法，這特權就喪失了。只有讓那小孩子常常並且到處看見他的教師戒用實際的暴力，才能使他自然覺到凡是武力若非抑強扶弱，總是可恥的。好殺心底原因何嘗專在戰爭呢？好殺心就養成於教師底夏楚之下。

要替體罰辯護，小孩子自述的話都被引來作證了，那些話大概都說：『他們自己也明白的，要做個好人，這種管束不能不有。』這真是人類天性再卑鄙沒有的假冒爲善的榜樣呵！不錯，小孩子容或會說，他自己因錯事受了一頓打，良心上便覺得安頓些；他這句話，容或是出於本心。但是其實這却是一組虛偽的倫理系統底基礎，而今日仍舊被宣傳着以爲是耶穌基督底聖道呵；這就是過失是可以用一種和這過失沒有直接關係的痛楚來抵消的。但我在前面已經詳論過的是：新道德的基礎

是和這個剛巧相反的。他教訓人說，沒有過失能毀抵消，沒有人能逃避他自己的行為所生的結果。

其次，不誠實也是教師所認為非打不足以示儆的種種過失之一。但這也是再危險沒有辦法。

我想將來那部最需要的『父母指南』出版的時候，有名的「華盛頓與其斧」的故事一定會在裏面，而且那故事中一定也附載着那聰明的十齡童子添加在後面的一個警句：『一個人有這樣一個慈善的父親，說實話自然不是難事。』

我在前章中曾把不誠實分爲無意的、無恥的、和想像的三種。但是剛才我又見了一個更好的分類法：第一種是「冷的」謊話，就是說，這種謊話全是明知故犯而非責罰不可的；第二種是「熱的」謊話，這種謊話是一種易興奮的氣質或一種強烈的幻想底表現。我同意於立出這分別的那位先生底意思，覺得像那後一種的說謊，是

應該矯正他，却不該責罰他的。矯正的方法最好是嘲笑。這是一個危險的方法，但是假如我們覺得這種表面的不誠實真要變成實在的詐僞性格的時候，却是對症的方法了。對待犯有這些過失的小孩子，我們應該用極嚴格的方法，嚴格到沒有法律家，沒有政治家，沒有新聞家，沒有詩人，能在同樣的監督之下安心於職業，然後那孩子方能漸復其誠實的本性。

無心的說謊，像一個法國的科學家所說，一半是由於疾病，一半是由於概念上的錯誤。大凡有這種毛病的孩子，往往在他的記憶上或意識上有一個空洞的部位，或一個『死點』，以致外界的現象有時能生出不完全的觀念，甚或生不出觀念。在他的日常生活中，成年人的行為和意向是往往被他誤會的。他或者忽然把他們的行動忘記，要費了大勁兒才能把他們回憶起來；或者他心中忽然以為他們會做或不會做了某某事，於是他于恍惚間竟認以為真了。凡在這些情形之下，若大人一定要

逼他說出一句明瞭的答案來，他只得說謊了。凡這種謊語出在小孩口裏，總是被認為有意的，若嚴密的把他盤問一番之後，見他面紅了，心亂了，說不出話了，於是雖然往往毫無一點不誠實的形跡存在其間，人家必定以為他是說謊話了，於是這孩子，最後就被強迫承認，他是說了謊。然而這種複雜的心理學上的問題，人們竟用一頓打把他解決了。

永遠不聽見家裏人說一句謊話，永遠不看見誇小作大，和輕浮膚淺的行動，永遠不被暴力所威迫而變成膽小，而且每關說謊的事總見人家很看不起，那謊者，那麼只消再用一點心理的方法，就可以改正這孩子底不誠實習慣了。起先他覺得不誠實使人詫異，若再受其詐，人就責備他而且不信仰他了。但是這些方法，對於那些因苦痛或因想像力充盛而說謊；或像那些上面說過的由於觀念糊塗，小孩的智力還不能把他們分別彼此，以致虛構而近似於說謊的孩子，都是用不得的。反乎此，那

冷。淡。的。不。誠。實，就。非。責。罰。不。可；先。是。不。理。他，然。後。讓。他。去。嘗。自。己。所。造。的。結。果——不。受。人。信。仰，然。後。等。那。孩。子。確。實。顯。示。他。的。脾。氣。已。經。改。良。之。後，方。才。回。復。他。底。信。用。而。同。時，大。人。們。一。面。固。然。要。暗。暗。保。存。一。種。明。察。的。態。度，一。面。又。千。萬。不。可。不。把。無。限。的。完。全。的。信。任。心。顯。給。孩。子。們。看；因。為。過。度。的。不。絕。的。懷。疑。正。是。和。盲。目。的。輕。信。一。樣。地。使。道。德。墮。落。

因。謊。而。被。打。的。孩。子。沒。有。一。個。因。此。知。道。愛。誠。實。這。原。理。底。確。否，只。要。看。那。些。幼。年。雖。然。曾。遭。夏。楚。的。荼。毒。而。仍。然。在。言。語。行。為。上。做。出。不。誠。實。事。情。的。成。年。人，就。知。道。了。懼。怕。固。然。可。以。使。孩。子。不。敢。說。謊，然。而。懼。怕。心。也。使。孩。子。心。裏。的。不。誠。實。程。度。增。進。了。凡。在。幼。年。時。因。說。謊。而。被。打。的。人，所。受。的。損。傷，其。烈。往。往。百。千。倍。于。說。謊。而。不。被。打。的。人。以。我。所。見。號。稱。最。誠。實。的。人。都。有。意。或。無。意。地。說。謊；而。其。餘。那。些。從。來。發。露。他。不。出。一。句。謊。話。的。人。都。是。激。骨。的。充。滿。着。詐。偽。

這種人格的敗壞，往往於幼年的庭訓之下在最稚嫩的年紀就開始了。孩子們受的是不誠實的動機，半誠實的訓導；小孩們被恐嚇被訓誡，孩子的意志、思想和情感都是被壓抑而不能發揮的；於是和這個抗拒而自保其天性，就不得不出之於謊。這樣，所以一般教育家以誠實為最高目的，却反造出不誠實的孩子來。我曾觀察過一個孩子，因不肯承認一件他無意中所犯的事而被痛責，在這樣一次無情理責罰底影響之下，他從此變成一個非常詐僞的人了。

誠實的最重要條件是不絕的決心；所以許多神經過敏的小謊鬼，所需要的是滋養的食料和新鮮的空氣，却不是打耳光。一個大藝術家（世上能完全依照現代生活原理去生活的少數人之一）有一次告訴我：「我的兒子不知道什麼叫做謊，也不知道什麼叫做打。他的承繼弟弟可不對了，一進門的時候，就說謊；但是謊語在沉靜自由的空氣內是無能為力的。一年之後，那習慣自然消滅了，只因爲他到處被

人天天的詫異。」

說起這件事，不得不想到現在的教育真是枉費力氣；用了無窮的精神而這過犯反愈見根深蒂固；這不是極大的錯誤麼？孩子們本來能夠說話清楚的，只要大人常清清楚楚的對他們說。然而人們不此之圖，而反去干涉他，費了無窮的心血去教導他，而成績反有限了。不僅這一樁是這樣，其他無數樁，凡關於孩子的態度和脾氣上的事情，其原理都是一樣的，只要把好的榜樣給他看，把時間給他讓他自由發展，就是好了。榜樣是習慣底基礎，而習慣又是人格底基礎，留點心呵，志願教育小孩的人！

然而這（說謊而被打）還不算頂不幸的錯誤，更不幸的是小孩吃冤枉苦譬如，小孩子們誤說了一句賭咒的話或用一個不當的字，他何會懂得那句話的輕重呢？然而被打了！算他懂得罷，嚴厲對付的結果，不過使他在那些非常需要他真心對待

那班撫養鞠育他的人們的事情上，緘口不言罷了。同一事情，孩子在家裏做了，大人不說，到外面去做出來大人就來糾正他了。於是那孩子得到一個不真實的觀念，他想，不是事情做錯了才討打，乃是外面不通行所以不許做。當一個母親以她兒子的頑劣脾氣爲羞恥的時候，她是會打他的，却不搥她自己的胸膛；當一個冒險的競技失敗了的時候是要打他的，但是得勝了的時候又去讚美他。像以上種種，全不是行爲錯不錯的問題，小孩子的被打不被打，只看外界人的毀譽臧否怎樣而定。這樣怎教兒童底道德不墮落？有一次在一個樹林中我看見父母兩個在笑着，因爲他們的兒子正在冰上滑走；但是冰忽然破了，他們就嚇着要打他；這豈不是那兒子底被責不被責繫於冰面底破不破麼？我當時極力自制，才不會去對那一雙夫婦說：「該打不是那兒子，却是你們倆自己。」

像這種樣子，簡直是父母自己喫了嚇却把小孩子的身體來壓驚了。我曾見過

一個孩子，因為跌倒的時候他那急躁的母親總是打他，後來變成一個懦夫了。跌交這種事情，天然的責罰是已經足穀警戒他而增進他的。小心的。大凡由不聽長者的話而遭逢了不幸，天然的警告往往已經足穀禁止他做第二次了。假如不穀呢，打是沒有禁阻的功效的；只能使他懷恨。那孩子將從此窺破了，大人們做到大人，已經都忘了他們兒時的經驗了；於是，倘若嚴厲的對待不會完全削平他的意志，摧毀他的元氣，他就要祕密的設法免避這種權力底濫用了。

這確是一種危險，然而肉體責罰的最可怕的结果却還不是這個，而是建立一種不合倫理原則的道德。人類假如不知道努力營求和發展能力底報酬就是努力營求和能力的發展，人生終不免一天陷於醜惡之境。虛榮和野心所生出的使人日趨卑下的影響，不公平所生出的大小殘忍事蹟，全是世俗上那『成敗定行事之價值』這觀念所造成的呵。

要想地球變成一個自由文雅的人類底活動場，讓我們愉快地沉着地到這中間去發揮能力，這種淺薄的價值論先得除去。凡用考試和獎賞而決定勝負的一切競賽，都是極端不道德的訓練法。他只能喚起惡的情緒，一邊是妒忌和不公平的印象，一邊是傲慢自負的意氣。我和這學校考試制開戰以來，二十年了，可是不多時前又偶然讀到了拉斯金（Ruskin）對於這問題的意見，我覺得我是完全和他同意的。他相信個個競賽都是一個錯誤的刺戟底基礎，而個個給獎的儀式都是一個錯誤的手段。他以為，唯有能為做事而做事的孩子，方是真有才能的孩子，這些才能在將來的事業上方能成為他底終生幸福。他宣言說：教育底真目標應該在把孩子自己的性之所近和孩子的特長指示給他們看，而復設法助他底發展，並不是在用毫無意義的競賽去驅策那些明居於失敗地位的人去和優勝者爭一日之長。

而況我們還不可以忘記，失敗和成功自身中本已含有了賞罰了，這一罰一賞。

苦的也苦得穀，甜的也甜得穀，足去很自然地增加他第二回的勇氣，小心，沉着，和堅忍了。除此以外，要用什麼特別的賞或特別的罰，便足以戕賊小孩底天性，替他造出一種『成敗定是非』的荒謬觀念，有百弊而無一利。

隨便你們目光注到那一處罷，凡用獎勵底誘引和恐嚇底驅策做教育手段的，那種最重要的人類品性——責己嚴而待人溫厚——底發展總被窒礙住的，這是明明白白的事實。

不。看。那。專。尚。溫。柔。手。段。的。日。本。民。族。他。們。從。來。不。用。強。暴。手。段。對。待。小。孩。然。而。小。孩。們。大。起。來。大。都。剛。強。正。直。當。心。靈。尚。在。最。幼。嫩。的。時。代。就。習。見。溫。和。的。面。色。和。舉。動。了。日。居。月。諸。積。染。至。深。自。制。力。和。沉。着。力。不。覺。自。然。而。然。的。起。來。去。報。答。這。種。溫。和。的。對。待。所。以。人。到。日。本。第。一。個。印。象。就。是。深。摯。的。溫。和。所。賜。給。人。生。的。光。明。快。樂。是。何。等。的。可。羨。在。一。個。從。來。不。見。朴。責。的。國。家。裏。社。會。交。際。的。第。一。義。就。是。不。讓。別。人。感。着。不。

快。聽說會有一個外國人在日本拾一塊石子去擲一個狗，那狗竟不逃避。從來沒有人拿石子擲他的。溫善慈祥及於禽獸，這是那個人情之國底人類關係底極致，我們但看他們傷生害命和擾亂治安的罪案也比較的少些，這不是溫和的結果麼？

戰爭，狩獵，毆打兒童，名雖種種，實質上祇是豺狼性質尚存活於人心中的表現。把夏楚當了薪柴罷！把打耳光的手袖起罷！代替了夏楚和耳光，把放大鏡和攝影箱給兒童，使他們不知道毀壞人生，而增加服務人生愛樂人生的能力。然後，人類中才開始有了真真的教育了。

假如遼遠的日本不能折服那班信用肉責的人們底心，那麼我再舉一個較近的事實爲例。我們瑞典民族底遠祖，當最初從日耳曼種族中分枝出來的時候，是不用肉體責罰的。基督教介紹了這個進來，然後撻答竟成了宗教上的義務，而直到十七世紀還有很明達的人每星期無故鞭撻他們的小孩一次，以爲一種精神上的照

管了。有一次我就把這層意思請教我們那位大詩人黎特倍爾衣，(Victor Rydberg) 他說，據他研究的結果，體罰當日耳曼人尙在半開化的時代中，是很少見的。我於是問他信不信那現象是北歐民族那種強毅的個性和丈夫氣概底原因呢？他說信的，和我表示了同意。假如這個例還嫌太渺茫，那麼只請你們看眼前的事實罷，現在有許多家庭和學校，例如我們的女校和有些地方的學校，都從來不用肉體責罰的。我知道有一個人家，家裏有十二個小孩子，都是單用義務的規律教養起來，而他們的活動力和材具都賴以得着充分的發展的。這個家庭裏從來不用體罰；全靠一個溫慈而果決的母親底誘導，養成他們一種強盛的自制力和一種『自願的服從』的習慣。

『自願的服從』並不是一個命發出來，定要小孩們對教師追問理由或絮絮辯論。好教員發出來的命令，總有充足的理由。但是不管這孩子理會了他的用意沒有，

他總得很服從，而設或他問起來，『爲什麼？』答的話必須十分簡單。無論成人，無論小孩，對於不錯的必須聽從，對於必不可免的必須降服；這是人生的大法，必須趁早印孩入子的腦中的。要不用暴戾手段來達到這目的，最好在孩子未生以前就由生之者自己修養他們底自制力，而在既生以後永遠不被他底浮躁性所屈服。

而其要訣，却是少干涉孩子底行動，多在建設的方面幫助孩子長進。我的意思，就是說要把建築他底人格的所需材料供給孩子，而讓他自己去做那建築的工夫。寬一些講，這也就是教育的藝術了。干涉方法中最壞的方法是恐嚇。勸誡的話固然用得，却是愈簡愈好，並且不可用得太濫。最有本領的教育者一定是起初不響，然後纔囑兒去規誡他的過失，使那孩子自己改過或自己悔恨的。要達到這目的，教育者可以講一些可敬或可恨的故事，使那孩子聽進去，自己把他的行爲和故事中的行爲比較。或者，那教育者可以發表一個意見，雖不是直接對那孩子發的，却使他不得

不自己去咀嚼那話中的意味的。

有許多時候，大人方面勃然大怒，也是一種極好的責罰，假如這種威嚴能留用於適當的時候。我知道有許多小孩子，什麼都不怕，只怕他們父親底發怒。凡父母對待子女們，假如督責過嚴，或訓誡過殷，（在每一杯愉快中總灌輸一盎斯的道德格言，）或不怕舌疲唇焦，苦勸他們信天奉教，那麼總有一天，他們將反過身來一切推翻。隨便那一個人，假如他有點思想，那麼他總應該覺得，他一生中最深的教育影響都是簡接得來的；某誠詞聞之於某人，某高尚行爲見之於某書，聽的時候並沒有人犯顏直告他，聽了以後受用無窮。不過輪到自己來教育別個的時候，人們却把親身的經驗完全忘記了。

至於建設方面，要教育起一個人類來，最有力的建設材料却是那穩定的，安靜的家庭秩序，和他底和平，他底責任了。家庭中開誠佈公的，勤謹勉勵的，和一往直前

的氣象，能發展孩子底良善性，工作慾，和誠樸懇摯的性質。家庭中間的美術品和書籍，常日和假日內的風俗習尚，家庭中的事業和賞心樂事，可以在孩子底情緒和想像生活中分出動靜的時期，劃出明瞭的輪廓，映出絢爛的彩色。那父，母，子，女，一齊自由而且確信地在內生活着的一團純潔，溫和，清明的空氣；在那裏面，沒有一個人孤零零地與別人的利益隔絕；沒有一個人想要挖坍別人底權利底基礎；在那裏，大家都情願在必須的時候互相幫助——只有在那個空氣裏面，利己心方能和利他心一同發展到最高度，而人的個性，方能得到適當的自由。人底靈魂既然向着未曾夢見的優美，闊大，深刻的可能境域而進化；人底精神生活既然一代比一代更團結而同時更獨立鮮明；人就更有時間可以來觀察那藏在可見可觸的感覺世界後面的生存底神奇奧妙的祕密；而每一代新生的後輩將愈加得到精神生活底精美和融洽了。這種結果，在我們目前的家庭和學校教育底那些粗陋方法的磨難之下，是得

不到的。我們需要新的家庭，新的學校，新的婚姻，新的社會關係，去給那些新的靈魂去感覺，戀愛，忍受於無窮數的我們現在幾乎莫可名狀的狀況之下。這樣，他們將漸進而了解人生底意義了；他們將有心中的希望；他們將有信仰；他們將禱告了。宗教，戀愛，和藝術，一切這些東西底概念必須革命到這樣根本推翻的程度，甚至於我們現在不能詳細知道，只能想像他們大概的新形式。那是未來人的創造事業。而現在的我們呢，在這改造事業中，只能掃除表面的敗棄，以待潛伏在下面的生命的嫩芽自由生長罷了。

既。然。要。想。造。成。這。種。家。庭，。要。靠。這。種。家。庭。去。範。型。將。來。的。兒。童，。那。麼。現。在。的。小。孩。子。就。非。回。到。家。庭。裏。去。不。可。了，。現。在。的。家。庭。就。不。但。做。小。孩。子。肉。體。底。家。庭，。並。且。非。做。小。孩。子。靈。魂。底。家。庭。不。可。了。家。庭。決。不。可。以。像。現。在。一。樣，。只。做。小。孩。進。學。校。上。課。前。的。預。備。室，。小。孩。子。生。活。中。的。最。好。時。間，。學。校。只。可。佔。小。分，。家。庭。應。該。佔。大。分。不。論。是。常。日，

不論是假日，小孩子有餘暇的時候，家庭就有利用這餘暇在遊戲中或在作業中引導他實在變成家庭一分子的義務。小孩子們該從學校、街巷、工廠中間回出來，再恢復他們在家庭中的地位。母親也該從外面的工作中或社會事業中回來教養他們的孩子。若能這樣，盧梭和斯賓塞爾的精神，所謂以家庭的生活作為人生底訓練，庶幾能實現了。

古代斯坎的拿維亞的訓育兒童就是如此；他們讓那些小孩去參加成人底工作，共同經過真的勞動和真的危險，所以我們那些斯坎的拿維亞先祖（他們的小孩到十二歲就算成人了）的生活能那樣的精神團結，氣力充盛，而且性質良善。至於現代，玩具和用器是也有為小孩而特製的了，小孩底一切企圖都被大人在後面照料了，小孩底一趨一步都有大人在後面扶掖護持了，小孩底工作小孩底遊嬉都有特別的規矩程式了——這些要算是現代文明的進步實在是現代教育底退化。

無怪有一個十八歲的姑娘會對我說，她和他年紀相等的許多姑娘都已經這樣的深厭那扶掖，保護，娛樂，和飽食的制度，所以她們決定將來用飢餓，肉責，和苦工的方法去教育她們自己的孩子去。

我們要曉得，這是一種不幸的反動，但這反動也是不免而有的；我們現在的孩子和少年不論在家庭在學校，豈不是都在這種矯揉造作的環境中間長大着麼？這種膩煩的照料，越是把小孩子軟禁的利害，在小孩方面，渴望見一見生活的真相，和渴望負責任，冒危險，去自己活動的心思越是遏不住的洶湧。

所以對於現在的小孩子，再重要不過的一件事，便是重把實在的家庭中的職分派給他。在一切孩子可以自己辦到的地方，讓他利用星期日和放假日去認真的做，而養成一種不用監督却能自動的習慣。現在這種被一個母親和許多僕役所團團圍繞，代替他預備着去上學校幫助他記憶事情這種習慣，必須廢除。他上學校去

以前該每天整理他的房間，刷淨他的衣服，而且旁人也不必提醒他什麼和學校有關係的事情。家庭和學校應該系統地合併起來，好讓那孩子自己吃他怠荒的苦。

現在的家庭教育正是和這個制度相反的。母親在家裏讀她們小孩子的功課，替他們想玩耍的法子，念他們的故事書給他們聽，房間亂了替他們整理，物件掉下了替他們拾起。這樣保護着，姑息着，一件事如此，件件事如此，於是而他們工作慾，他們的耐久力，發明和像的天賦，以及一切爲小孩所當有的性質，都衰弱而且變爲被動的了。現在，家庭不過是學校底預備室。少年人們在家庭長大起來是習慣了受人供養侍奉而不供養侍奉人的。他們是被訓練到成爲「只進不出」的。於是人們就嘩然以驚於一般現代青年底自私和輕浮，處處毫無羞咋的擠年長的前頭，和那對別人底好心關切——靈敏地反應這個，是前輩青年底一種美風——的漠然若無所感覺的粗鈍的樣子了。

要恢復那種美風，一切現在這種常用以保護小孩免他們陷在生理的和心理的危險和不便的手段，必須廢去。把寒暑表擲到窗外去，而開始一種合情理的煅煉身體的方法；教導那孩子使他認識並且忍受天然的痛苦。（肉體責罰必須廢除，並非因為他痛苦，却是因為他非常的不道德而且絕望地不適用。）壓制那孩子的利己性的要求，假如這種要求擾亂了別人的工作或休息；永遠不讓他用撫愛或擁抱竊盜成人們的權利；留心那些僕役不讓他們的行為和父母所要在這兒在那兒堅持的事上衝突。

我們對於小孩，有些地方要比現在減少許多事，有些地方要比現在增加一百個許多事。現在這種過度的照護是要減去的，好恢復小孩對於自然界的感覺。住家須搬到鄉間去，須固定不移，好讓小孩得到深切的印象，固定的習慣；這是教育中最重要最有義意的一件事。他能使我們現在所忽略的方面，在無形中建立起來。小孩。

子。應。該。有。一。個。精。選。的。圖。書。館。裏。面。只。放。不。朽。的。著。作。；。並。且。按。年。編。好。次。序。；。使。他。從。初。會。看。書。時。起。便。一。年。有。一。年。的。相。當。於。他。底。時。代。的。書。看。；。不。要。像。現。在。一。樣。；。把。許。多。無。益。的。兒。童。書。；。把。常。常。改。地。方。的。夏。季。旅。行。；。把。價。錢。昂。貴。的。玩。具。損。壞。他。們。底。本。性。；。我。們。應。該。備。充。分。的。工。具。和。材。料。；。讓。他。們。自。造。玩。具。；。現。在。這。種。以。模。仿。成。人。底。奢。華。為。能。事。的。玩。具。最。要。不。得。；。這。些。東。西。；。使。小。孩。子。的。吝。嗇。的『獲得慾』充分進步；而他自己那發明與理想的力；那從杉果、橡實、棘針、碎磁、以及其他種種廢物造出有非常價值的東西的理想的力；都因為他的保存慾的強盛；因為他那不毀壞完好東西的可喜的脾氣；而侷脊着不能發展了。

和。小。孩。子。玩。耍。也。要。很。大。的。藝。術。；。方。能。合。法。呢。；。小。孩。子。們。不。知。道。他。們。將。做。什。麼。事。的。時。候。；。大。人。是。切。不。可。替。他。們。做。的。；。對。於。他。們。；。像。對。於。大。人。一。樣。；。不。可。不。特。別。留。意。；。不。過。在。這。些。時。候。；。大。人。又。切。不。可。把。任。何。教。育。的。理。想。放。在。腦。筋。裏。；。須。得。完。全。走。到。兒。

童。底。思。想。和。想。像。的。底。世。界。裏。面。去。才。行。在。那。些。時。候。除。了。一。些。舊。的。有。成。效。的。游。戲。而。外，不。可。嘗。試。任。何。新。的。游。戲。而。從。這。些。游。戲，這。樣。那。樣。的。刺。戟。了。小。孩。而。在。他。們。的。天。性。上。發。出。來。各。種。經。驗，又。必。須。保。留。着。做。將。來。的。用。途。才。行。的。

能。這。樣。和。他。們。玩。耍，小。孩。與。大。人。中。間。的。信。任。就。增。進。了。他。們。將。從。此。更。了。解。他。們。底。年。長。者。了。但。是。讓。小。孩。子。們。把。一。切。房。間。都。做。了。游。戲。的。地。方，讓。他。們。要。求。大。人。常。常。對。他。們。有。興。味，却。是。今。日。種。種。最。危。險。的。溺。愛。之。一。小。孩。底。性。質。將。漸。變。自。私，小。孩。底。心。理。狀。態。將。漸。失。其。獨。立。不。但。如。此，唯。其。教。育。小。孩。的。心。太。熱。了，反。使。小。孩。底。人。格。呆。鈍。起。來。假。如。小。孩。子。只。能。在。他。們。自。己。底。世。界，他。們。的。嬰。兒。房。中，自。由。行。動，而。在。此。以。外。他。們。不。得。不。遵。守。父。母。底。習。慣，意。志，工。作，和。休。息，他。們（父。母）底。要。求。和。他。們。底。願。望。所。設。立。的。種。種。嚴。明。的。界。限，他。們（小。孩）就。將。發。展。成。一。種。比。今。日。一。般。青。年。人。格。更。強，心。思。更。纏。綿。的。種。族。了。因。為。有。教。育。價。值。的，不。是。刺。刺。不。休。的。叮。囑。着。孩。

子們教他們小心，却是要使他們知道做一個，人必須關心別人，並且實在地去幫助自己，幫助別人。從前，有長輩在，小孩子們是像鼠子一般靜的。他們不像現在這樣，插進客人的談話裏來，都在一旁聽着，假如大人們底談話能較有點變化，那麼這可算是兒童教育中最好方法之一了。至於舊制度之下的日常生活呢，小孩子是終日生活在一個嬰兒房中，從相互間，從一個忠心的老僕處，受到他們最重要的訓練的。從父母一方面呢，他們間或受到一頓打，或一個撫愛罷了。同這個比較起來，今日這種父母與子女同在一塊生活的制度自然可算得絕對的進步，假使做父母的人只要能嚴禁止他自己去說明，指導，改良，影響小孩底個個思想和個個表示。但是現在，一切精神的，腦力的，和體力的保護法則，把小孩都間接的變成自私了，因為一切事物都以他為中心而環繞伺候着，而他是在不絕的興奮之中。六歲大小的孩子反可以擾亂大人們底談話，十二歲的孩子，雖在他圓睜着眼睛一心盼望一個對他是終

身有靈思般刺戟的談話的時候，却在八點鐘就吩咐他去睡覺了。

當然的，瑣屑的事，像品行和秩序，滋養品和睡眠，空氣和水，衣服和儀容等習慣，實際上是小孩底道德觀念底基礎，並不能忽略。但是要小孩領悟得身體底健康與美質是最高尚的道德，有損於健康和美質的舉動是可恨的行爲，豈是一朝一夕的事？在這種方面，我們只能對於習慣歸還他們自己應有的重要地位，對於小孩保障他們完全脫離習慣而獨立。

現在這種熱心的掛念，鐘敲了定得吃飯，吃飯的時候定得吃幾種什麼東西，多少分量，寒暑表上到了什麼溫度定得穿什麼衣服，鐘敲了定得睡覺，不會沸過的水和零碎點心定吃不得，等等，並沒有好處，不過把他們造成習慣底神經質的慌張的奴隸罷了。對於不平等，不舒服，和人生底機會的一種合理的磨練，是生活底享樂與耐苦能力底最重要基礎之一。在這種情形之下，施教者底脾氣又是教小孩們忍受

小挫折的最好手段。事情底苦樂原是隨心境變遷的，挫折雖小，把他當做了不得了的事情，那麼愁雲襲來，陽光無色了。假如有一件乏味的義務來，父母立刻起來去做了；假如有一件困苦事情或一件意外的難事出來，父母輕輕快快的忍受了；小孩看見也就不得不這樣做了。小孩子們是善學大人的；大人都在做着好事，他們也會學做好事，大人都在享樂着自然與藝術底美，他們也會知道享樂自然與藝術，並不用大人教他；所以，假如做父母的能自己過一種高尚美麗的生活，已算得對兒女施了最好的教訓了。他們對於這些印象底樂意接受，和他們底對於那些用威迫的教訓底不願理睬，正是一樣的。

因爲這是我之教育藝術底根本主張，所以我又要把在這本書底開頭和半中央所說過的話再說一遍：設法讓小孩得到安靖；罷；極力避免直接的干涉；避開一切粗暴和不純潔的印象；而你底全注意和全能力，把人格、人生本體和赤裸的純樸。

的。現。實。都。變。為。教。育。孩。子。的。手。段。罷。

現在的兒童教師們呵！你們假如能審量到兒童底發展底時期和程度，而不作過度的要求呵！即或不然，能他們當作成人看待，對於他們的能力和自制力所要求的，恰和要求于成人的一樣，對於他種種的歡樂，種種的興味，工作和時間，也得像對成人一樣地看重才好呵！若果能這樣，教育就會變成一種簡單到無窮倍，有力到無窮倍的藝術，而再不至像現在這種教育一樣，充滿着人工的虛偽的生涯，和兩重的道德，一種為小孩而設，一種為大人而設，往往不是緊了孩子寬了大人，便是寬了大人緊了孩子，那樣的紊亂複雜而且軟弱了。時時刻刻把孩子像大人一般看待，然後教育方能免於成為野蠻的任意胡為的教育，也能免得被溺愛的保護方法弄得貌合神離了。不問父母是把孩子只當做爲了他們的利益才存在，不問父母是把他們底全涯爲他們底孩子而犧牲，兩種行爲底結果總是一樣地要不得的大凡像那

兩種的父母，都是同樣地十分不了解他們孩子底感情和需要的。一種呢，當小孩子像了他們自己的時候，就快樂了，他們的最高志願就是把小孩子揪入他們自己的思想，意見，和理想底模型裏，而實在，我們該替他們追悼，因為人生所盼望而要求於他們的剛剛相反：是一個更豐富的想像力，更大的創造力；是一個新的式樣，不是那枯萎了的人型底再版。還有那一班人呢，不是努力着使孩子像他們自己，却是努力着使孩子像他們理想中的好人。他們自願為小孩子底緣故而撲滅了他們自己底人格，以表示他們底愛心。他們使那孩子覺得，凡屬和他們有關的事物，都是排排地在當前伺候着的。不錯，是應當如此的呵，不過只可用間接的手段。

終生計劃中的大端，家庭底秩序，習慣，交際，目標，以及小孩們的種種需求和健全發展，關於這些事情的照應，都是必須伺候在前方的事。但是現在大多數的情形，幼。小。的。小。孩。和。較。長。的。小。孩。一。樣，都。是。在。家。庭。混。亂。狀。態。中。犧。牲。着。呵。他。們。那。有。真。真。

的自由行動權？但是關於自制力的話可聽得不少了；他們是生活在一種使人倦怠的訓練之下。

做兒女的所以一個一個的離開家庭去找獨立生活，是被迫着這樣做的，因為家庭生活中沒有自由沒有體面女郎覺得在這樣的家庭生活之下，不得不套上一副面具，以別入底思想爲思想，以別入底意志爲意志，而壓抑她底真人格於這面具之下。不多時前，曾有一個良好母親說過：她希望能爲苦悶的兒女們建立一所庇護院，我看這庇護院真是天下兒女底救星呢！無論是溺愛的父母，兇殘的父母，雖然方向不同，她們不懂得小孩的該有自己底意見，自己底理想的幸福，自己底正當趣味和地位因而使他苦悶，是一樣的。孩子不是爲父母而存在，也不是父母爲孩子而存在。誰也不能對誰專制，也不能忍受誰底專制。假如家庭中，個個能體行此旨，各自滿足地完全地享受他自己的，生活，而同時也讓別人照樣生活。家庭生活就會有了。

理性的光明了。能把這種光明給他們底家庭的父母，才有權利要求他們底子女在家一天遵守一天家庭中的習慣。孩子們在他們底方面，也才能夠要求他們底思想和情緒的生的生活在家庭中得到安靖，或要求用對待客人一樣的敬意和週到對待他們。其實，當父母們不能迎合這種條件的時候，他們自己所受的苦處更比小孩大要禁止自己底兒子發表他那不成熟的意見，要把兒女扯離開她底書而帶她到一個茶話會中去填坐位；以及用一句怒語壓倒一種猛烈的情緒，這都是很容易的事。幾千幾千同樣的事，每天每天在全世界的好家庭中發生。但是當我們聽到了年青人訴說他們底思想上底無家可歸和煩悶以後，我們該就能懂得了罷，爲什麼父親們和母親們榮獨地留在他們底兒女所去之唯恐不及的家庭裏；一句話說完，爲什麼像植物底根和花一般的須得互相倚靠着的老輩和小輩，這樣常常被相拒的力所分開。

這種苦處，那怕在非常開通的父母也是不免的，頭腦簡單的商人或農家父母更不必說了。或者，竟可以說，越是開通的父母越是免不出；那後面的兩種人雖然一樣的磨難他們的孩子，磨難中是還帶一點純樸的意味的，至於前面一種人他們的蠢事却是聰明而且週密得無窮倍了。上流社會中的母親中，很少那種能以她底性格的爽快，和溫良，和活潑快樂，把日常生活變成舞蹈把放假日變成燕樂的家庭生活的藝術家。這種藝術家往往反是那些不曾經過學校考試不曾創辦過俱樂部，不曾著過書的簡單的女人來做的。而受過高等教育的母親們和有聲於社會的母親們中，又反而往往不少那些激起她們的兒子底批評指摘的人。這似乎是一條定例：凡要替他們底子女謀幸福的母親一定常鬧亂子。你看她們底孩子們說呀：『何等說不盡的好呢，假使我能找到一個母親，她能够不碎煩，能够對我忍耐些，能够給我休息，而用一雙熨帖的手輕輕地把外面的世界擋出去，不使他接觸我。呵！假如我能

穀有一個母親，在她的懷中我能穀把頭兒偎帖着，靜靜地任我夢想。」

一個有名的女著作家看見她那為她子女們——她所要想捏塑的黏土，她所認為可以發洩她底管理慾的子女們，——所定的想得週週到到的計劃居然失敗，不覺大驚了。

於是她方才悔悟，知道只有『母性底不自私』能用她底智慧與慈愛去保護小孩，能讓他照了他自己底法則去生長，他說，不自私的母親是很樂意把她底生命力，靈魂力和精神中底最好的部分給一個正在長大的孩子，把一切門為他開開，放到廣大的世界中去走他自己底路。而絲毫不存一點求報答的心思，也不望謝，也不望讚，也不望他心裏想念的。但是對於許多做母親的，可只有底下原作者所引的一個兒子底怨語來適用吧。『那怕是一個母親，也該知道她是怎樣地使別人受着痛苦吧；假使她天性中沒有這個能力，那麼為什麼要我認她做我底母親呢？』

有些母親，一天到晚專門使他們孩子底神經在興奮狀態。只要母親來加入了，工作就變成困苦，遊戲就失了趣味。現在，學校也來伸手管束兒童了，家庭因而失了她往日的寶位，漸墜盡了一切範型兒童底靈魂的手段。那學校，既不是父親又不是母親，却來教導小孩子們頑耍，學校給他們體力上的訓練，學校教他們唱歌，看圖畫，高聲誦讀，在戶外遊戲。學校哩，俱樂部哩，運動和其他的娛樂哩，使城市中的兒童一點一點地慣習於戶外的生活，而正式的放假日的真感覺於是泯滅了。年幼的人們，往往對於家庭沒有別的印象，除開是一個使他們接觸着一般可厭的人們的地方。

做父母的人，當他們底孩子正需要着他們去陶冶他們的心靈的時候，把他們送進學校裏去了。等到學校把他們送回家的時候，他們又不知道怎樣和他們底孩子聯絡，因為那時他們自己已經不是少年人了。

但是衰老並不是必須的事；衰老不過是一種惡劣的習慣。觀察一個面龐慢慢

衰老起來非常有趣。時間在臉龐上所顯出的樣子，比用任何東西更能顯明那個人從時間手裏所得到的是什麼。許多人，又不是智識淺短，也不是讀書成獸，他們在早的中年期祇是硬化了，或風乾了。這樣，怪不得少年人要把不同情的眼看着他們了，因為他們覺得，世間上是有喚做永久的青春這樣一件東西的，這一件東西，是靈魂底「內的發展」底全部工作所該獲得的獎品。但是向着那些與世浮沉，暮氣深厚，目光不出衣食應酬之外的長輩，要我求第二次的永久青春，却是無望。

他們嘆息一聲，把那些「老人們」算在他們底計劃之外了，於是走到世界裏面去找求他們精神上的父母。

這是『悲劇的』，但是公平的，因為，假使有一塊田地，人必須在上面播下百成的種，而獲得十成的收成，那便是小孩們底靈魂。

我年方五歲的時候曾自己做了一個「耍孩兒」，我用破布做起來，牠底重量和

大小都和真的彷彿。於是我，那年幼的慈母，心裏大樂了，就想到了怎樣教育我將來孩子們的事。那時，我的教育理想是也和現在一樣的，就是小孩們必須快樂，必不可懼怕，懼怕是兒童期中的不幸事。而兒童底所以有懼怕，大概是由於他恍惚地看到自己底幸福底可能性是無限，而在實際上却被大人限制着的緣故。我們固然可以說，我們自少迄老，人生幸福底可能性本是不斷地受着殘酷的對待。可是成人從生存所受到的痛苦和小孩從成人所受到的痛苦却並非一物——他們有大大的區別。在小孩子總是不願對成人所給他的痛苦讓步的，而且越是對這個不滿的孩子，越是好；因為唯其這樣，他在將來方能被迫着去找出方法來爲自己爲別人改良生活底艱難。

我國一位最有深刻的直覺，最能懂得小孩底天性，因而就是最能尊重小孩天性的詩人李德倍爾衣曾說：『我們一看見許多小孩，就覺得中間必有許多小王子』

了，但是那些小王子底王父，在那里呢？減損而壅塞人生底生命之力的，不單是人生中那些悲劇的原素。生命之泉源在新生命（小孩）中泛漲而來時，父母之不知尊重，是一樣的有毀壞力。父親們和母親們，對於小孩底高潔無上的天性，應該低頭下去直至吻着上底塵土。要等到他們知道「小孩」這一個字就是那陛下的一個觀念底別一寫法；要等他們覺到，那化成一個小孩而睡在他們底胸臂間的原來就是「前途」他們底脚所舞蹈着的原來已成了「歷史」的時候，他們才會知道了，原來他們底沒有權力可以爲這新生命製定律律，是正像他們底沒有能力爲天上的星辰指定運行底軌道一樣。

母親應該對於她孩子底大張着的眼中底那些不可知的世界，像對於蒼蒼的天空中洒銀花一般的星星世界一樣的尊敬；父親應該把他底孩子當爲王上底兒子一般，恭敬地竭盡所長去侍奉着，然後小孩方能找得他自己底世界；並不是說要

教別人做他底喜怒不恆底玩物，是說孩子必須和他底父母一同生活他完全的健旺的人格的孩子生活，而從父母底生命之源與能力中，小孩能取他所需要的原素去幫助自己的個性底生長。父母永遠不可以盼望他們自己底最高理想將來變成他們孩子們底最高理想。敬神的父母有自由思想的兒子，自由思想家有信基督教的後人。這原來差不多是一種慣例。

但是父母們自己，却是不妨仍舊崇高地而且完全照着他們自己底理想而生活着的，因為這個是有把小孩子造成理想家的同樣的效果。因為這個是往往能鼓引到一種和現在所被追求着的思想大不相同的思想系統上去的。

至於理想，年長者應該——在此處像在不論何處一樣——當小孩子問起的時候彷彿羞怯似的把他們自身的經驗提出一種意見。是的，他們應該讓那些小孩子去探索，像他們在樹葉底影子下面探索那隱藏着的果子一樣。假如他們底貢獻

是被拒絕了呢，他們切不可表示驚駭或忿怒。

有一個滑稽家談說：子孫又不曾替我幹什麼事，我何必爲子孫忙碌呢？這句話，在我小時曾惹起了一番嚴重的思索。我那時就以爲，子孫對於祖先所盡的力，是非常大的。要曉得，不是有子孫，我們每天的工作，止是每天的工作罷了，那裏還能夠瞻望着。一塊未來的無窮土地而向前開拓？我們要曉得，人類種族底新運命是藏在小孩裏面；我們必需小心處理小孩中的那些細線，因爲這些線將來有一天是要成爲世界大事底經緯的。我們必須知道我們向那小孩底玻璃般的靈魂深處擲進去的每一塊石卵是將永永留着影響而且日益擴大的。我們底祖先，不使我們自主，不使我們選擇，將一個運命加在我們背上，這運命使我們成爲怎樣的人，世界成爲怎樣的世界。在我們子孫身上，在我們自己所創造的子孫身上，我們也有一部分的力量，站在自由人的地位，去定人類種族底將來的運命。

用一個完全革新的方法，用一種「發展之宗教」的眼光去看那全歷程，而實現了。一切這些以後，二十世紀將成爲兒童底世紀了。這個要在兩條路上來到。第一是成人們了解孩子底性質，第二是孩子性質中的純樸天真須由成人們留心保存。這樣，才能使那舊的社會秩序有自己革新的可能。

說到這里，我的話算是說完了。但是心理兒童教育有一個很高華的家世的，不可不說來給諸位聽聽；若要追問到始祖，那麼這本家譜該從那些教育藝術家如蘇格拉底和耶穌這等人說起，但這却不必，我就從近代說起罷。聽呵，當旭日初升，我們回頭一看，以爲但看見一個無用的文藝復興的時候，過了一刻，春花們從腐敗的死葉下面伸起頭來了。在這個時期中，起來了一個大人物，那位尊崇現實的懷疑家芒太南 *Montaigne* 開始要求教育底根本改造了。在他底論文集中，在他底致高爾松公爵夫人書牘集中，我們找着一切未來教育的新原素。德國和瑞士底兒童教育

與心理學的諸大專家，如康門牛士 Comenius 如巴賽大夫 Basedow 如潘斯他 洛西 Pestalozzi 如沙爾斯門 Solzmann 如弗洛哀拜耳 Froebel 如海爾巴爾德 Herbart 等，我不必提起。我但只要說句話，德國最偉大的人物如雷辛格 Lessing 海爾但爾 Herder 哥德 Goethe 和康德 Kant 之流，都是主張自然教育法的。講到英國，我們大家知道洛克在他底教育思想一書中是斯賓塞爾底先驅者，而斯賓塞爾他那本關於教育底智慧的，道德的，和體力的方面的書，是過去一世紀中最可注意的著作。

斯賓塞爾底教育原理有人說他是從盧梭偷來的；並且說他在許多地方，不過是說了些德國諸大家早在他以前說過——雖然他當然是不會聽見——的話。但是這個一分一毫也不會減損了斯賓塞爾底功績。絕對的新思想原是很少的。曾經是「新的」的真理，必須有一個新的人類從熱烈的信心深處重復喊出來，使他「再

新「一番」

唯其關於兒童教育這題目的那些合理的思想是常常被人表示了又表示，像在其他的題目中一樣，所以我們正可以藉此知道，在這實際上不會有過嘗試的教育事業上，是和在數學上一樣，有幾條一定不易的原理的。凡是有理性的思想家，一定常常要重新發現這些兒童教育的原理，像他一定常常要重新發現三角形中角與角的關係一樣。斯賓塞爾底著作的，確不會根本革新過教育的原理。但是她是蒙泰尼，洛克，盧梭，和德意志國內兒童教育專門大家們所合力建築起來的廊廟底華頂。我們這時代中一件最奇妙而不意的成就，便是兒童心理的研究和從這研究中所發展出來的教育制度。

在英國，達爾文出來，而兒童心理底新研究正式成立了。在德國，普利晏爾 Preyer擴充了她底範圍。他一方面詳詳細細的研究小孩子們底語言，一方面收集大

人們童年期底回憶。最後他把小孩子直接試驗了。考察他心理上生理上的疲倦和持久底程度，感覺底銳鈍，執行體力的和智力的事務時的能力，速度和正確。他曾研究過他在人生底各時期中對於情緒和對於理想的注意能力。他曾研究過孩子們底說話，孩子們底聯想作用，等等。當大家羣起而研究兒童心理的時候，一般學者開始把『發生心理學』這個字代替那原有的名詞（兒童心理學）。因為他們考察得生原論（The Biogenic Principle）的原理在研究心理生活和生理生活上的應用，都是靠得住的。這生原論底大意是說，一種生物在進化途中所經過的歷史，必要在該種生物底個體上重演出來；這是一種在別方面有證據的真理；例如言語學。兒童心理學對於普通心理學是和幼蟲學對於解剖學一樣的重要的。反過來說，野蠻人或自然狀態中的人類底生活底描寫，像在斯賓塞爾底描寫社會學（Descriptive Sociology）或威茲（Weir）底人種學中所見的那些材料，對於兒童心理

底正當了解是非常有啓發力的了。

自從這種心理的考察法開創以後，這世紀就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在有名的心理學時報 (*Zeitschrift Fur Psychologie*) 中，一八九四年起，有特別的一部分專門講究兒童心理和教育心理了。一八九八年的時候，爲這題目而發表的論文多至一百零六篇了，這數目是不絕在增加的。

在主要的文明各國，這樣考察有許多有名的先驅者，如溫德教授 (*Professo Wundt*) 及其他的人。在德國，這題目有上面說過的那雜誌做牠最重要的機關。有幾個最出色的英國生理學家和心理學家都在裏面合作。此外，溫德的 *Philosophischen Studien* 和 *Vierteljahrschrift Fur Wissenschaftliche Philosophie* 中底一部分，也是和這題目有關係的。在德國，一八九四年曾創辦了 *Année Psychologique* 雜誌是比奈 (*Binet*) 和波尼 *Beaunis* 當編輯的，還有 *Bibliothèque de*

Pedagogie et de Psychologie 是比奈一個人編輯的。在英國也有兩種雜誌叫做『腦』和『心』

具備心理測驗的器械和探求方法的實驗心理學試驗場也在許多地方設立起來了。德國的第一個試驗場是一八七八年溫德在萊布齊格 (Leipzig) 設立的那一個。法國巴黎大學 (Sorbonne) 中有一個實驗心理學的試驗室，是比奈指導的；意大利也有一個，在羅馬。在美國，實驗的心理學是狂熱地被研究着。一八九四年那樣早，那邊已有二十七個試驗場，四個機關報了。再講講研究兒童心理學的團體，最近有一個已經在德國成立了。其他的比這更早，都已在英美兩地開始工作。

海膽爾堡 (Heidelberg) 的克萊配合 (Kraepelin) 實驗室中舉行了一個全系統的考察。這考察對於決定腦筋在工作與印象底路上所能做的事，有最大的價值。

一個英國的專門家會主張，說，將來，謝謝現代的學制，是那怕沒有創作的天才也能前進的了，因為現代人的吸收的活動將吸收腦髓底合作能力以補足那創造能力底缺陷。就算這不是一個到處通行的真理，然而人們或者總有一天能不用那所謂學校課程制的沙皮方法去磨難人們底腦力了吧。

兒童教育是必須變成心理生理的科學了，這種改造的先鋒已經起來了。說說瑞典底大學教授希耶爾瑪，奧以爾威爾 (Hjalmar Pehrval)吧，他曾在他的論文中討論過心理學界中本國和外國各種發明。他的許多結論之一是，那些常用的所謂手藝，體操，體力工作，和其他種種花頭，平常都誤認是交換工作休息腦力，其實不過是一種新的疲勞。據他底研究，一切工作，凡是在疲勞下面做出來的，都是不經濟的，不管你要求的是量或是質。休息只是休息——任個人自由去做他所要做的事或什麼事都不做。至於恐懼心，他曾根據比奈在此問題上的考察，證明肉責，恐嚇，

和嘲笑怎樣害人變成懦夫；所以一切這些方法非廢除不可，因為他們是一種壓抑，而且傾向於減少能力。他又曾證明，只要培養神經系統，使性格強起來，懦弱的人可以變做勇夫的。要得到這結果，是有兩個條件的：一是一切不必要的恐嚇須完全除去，一是當危險來時小孩須習慣一種沉着的心境。

阿克思爾，凱教授 (Axel Key) 底學童檢查會得到國際的承認。在瑞典，他至今還在供給着最緊要的材料，使他能決定體格發展底研究底引響和智力上過度緊張底結果。

實際的考察是最有成績的了，我盼望從這裏我們能熟知兒童底真性質，而且靠了這個，學校和家庭終能從這種誤解小孩底性質和要求，惹起身心雙方的苦痛，而依舊被學校和家庭中有良心有思想的人所稱爲「教育」的荒謬觀念中解放出來。

